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釋史卷一百十三

戰國第十三

扁鵲文摯醫術

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藏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

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搗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撲荒爪幕漚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

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
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
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
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
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
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
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
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管爲席以芻爲

狗北面而視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旨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

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
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
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敘致各異不妨並
美韓詩亦作號世子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新語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

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

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鵲冠子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

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史記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

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法言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漢書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

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呂氏春秋

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

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
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
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
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
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
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
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
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臣則
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

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
以成其義也

緯史卷一百十四

戰國第十四

鬼谷縱橫之術

淮南子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縱橫家

鬼谷子

輿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

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

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
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
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
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
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
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卽欲捭之貴周卽欲闔之貴
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
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
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
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

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裨闔制之以出入裨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裨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

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
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裨闔
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
門戶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

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
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
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
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
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
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